

征稿: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黔南第一山的「弘福寺」

李曉東

黔靈山坐落在貴陽的西北隅，作為城中罕見的山水秘境，它以「城裡有山，山下有湖，湖山居城中」的獨有格局，素來享有「黔南第一山」的美譽。這裡地處高原，應了當地的老話：「貴州有座山，離天三尺三。」山高雲近，立于山巔，俯瞰貴陽全城，黔中美景盡收眼底。山勢雖高聳，卻滿目蒼翠、湖水澄碧，別有一番靈秀氣象。

我初次登上黔靈山，留給我的印象是這裡的三多：一是古樹多。林木蓊鬱如蓋，植被茂盛；二是野鳥多。雖不識其名，但婉轉啼鳴迴盪山谷，瞬息引我靜聽；三是獼猴多。小淘氣們不懼人、反近人，雖偶有調皮搶食之嫌，卻為遊人平添了情趣和擔心。

山中林木頗有原始森林的感覺，胸徑數尺的古樹隨處可見，枯枝斷桠橫躺在地。導遊介紹，這些朽木和斷桠會以自己的身軀孕育新苗，使森林代代延續。也正因枯樹傾頹，樹冠殘缺，再仰望林間的天空，竟然顯得支離破碎。雲朵不知被誰人切割成片碎玉，彷彿是一幅抽象的油畫。

行至山腰，在密林的濃綠間，隱約現出一座規模宏偉的寺廟。其紅牆黑瓦，格外醒目。原來這便是聞名遐邇的弘福寺。有人說，黔靈山之「靈」，正源于此，可

見其地位之重。我立于弘福寺山門外，靜觀朱牆肅穆。忽聞，鐘聲悠然蕩出山坳，又緩緩迴旋而上，餘音裊裊，佛感深長。再觀，門口一對兒石獅早被遊人撫摩得光滑如鏡，獅鼻更是油亮有餘。

買票進寺，但見青煙裊裊纏繞在簷角，信眾們手捧香燭絡繹不絕。香爐裡的香灰堆得老高，每一縷上升的煙霧，都似乎載著信徒虔誠的心願。只見許多香客絡繹不絕地來此虔誠地參拜，看來此處的香火旺盛。行至山門，見中門背面題著「人間淨土」四字，筆力渾厚，彷彿向香客明示：這裡已遠離了塵世的喧囂。

轉入經樓，誦經聲與木魚的敲擊聲相伴默契。恍惚間，似有雨絲拂過面頰，落花沾上衣角，心緒一下子被撐得開闊起來。再到羅漢堂，殿內塑像纖塵不染。五百羅漢千姿百態，色彩明麗：有的羅漢怒目圓睜，有的含笑垂眉，有的垂足而立，有的盤腿端坐，各有神韻。每尊塑像下雖有名諱標注，可誰又會執著于記全五百羅漢的稱謂？在其面前，只需默默地觀看，便會感覺到佛法的包容。

天王殿單檐歇山頂的飛簷翹角，與山門遙遙相對。彌勒佛笑迎，四大天王肅立兩側；背後地藏莊嚴，慈悲凝視；大慈大悲殿中千手觀音法相端麗，護法殿匾額高懸「三洲感應」，韋駄菩薩佇立其內；與

其它寺廟不同，這裡的大雄寶殿前沒有常見的香爐。而是設了一方型石池，池內不蓄水，只盛滿燃燒的香燭。火光跳動間，映得殿宇愈發肅穆，也映得香客們的臉龐格外虔誠；寶殿左側是財神殿，殿內五位財神分坐其間，寄托著人們對財富的渴望和期許。

走出弘福寺向上攀登，山頂有一處開闊平台，站在這裡，大半個貴陽城的風貌都清晰可見。朝下俯瞰，樓群高低錯落，像孩童精心堆砌的積木錯落有致；遠處的南明河如一條碧色絲帶，繞著城區緩緩流淌，水波粼粼間似載著整座城的煙火氣；近處的黔靈湖則靜得像塊浸了水的墨綠翡翠，波瀾不驚。岸邊的柳枝垂入水中，經風一吹，水面便漾起圈圈漣漪，逐漸暈到湖心，再暈進遊人的心裡。

我貪婪地欣賞眼前的美景，不經意間聯想到人生的起伏，豈不也如同這山中景色的變化。樓群參差猶如命運的高低起伏，黔靈湖的靜水流深亦如人生的波瀾不驚；城市喧囂如鬧市車馬，公園靜謐亦如空谷回音。而今，人們之所以認定黔靈山為「靈」，並不在于寺中香火的興隆。而在于它能讓每一個行走在山間的人，都不知不自覺地放慢腳步，細聽鳥鳴，也聽見自己的心聲。

下山時，又遇著幾隻猴子在樹枝間

跳躍，鳥鳴依舊繞耳，弘福寺的紅牆已隱在密林之後，只聞聽到零星鐘聲偶爾飄至耳邊。忽然覺得，這座藏在都市裡的山、湖和隱在密林裡的寺廟，像幾條減慢生活節奏的緩衝帶……它讓我們在鋼筋水泥澆築的城市裡，能尋到一處慢下節奏的角落。在這裡，人們可以靜聽古樹講歲月的故事，望眼湖水映出的澄澈心境，手摺香燭祈禱虔誠的心願……

原來，繁華與幽靜從不是對立的。就像我腳下的這座貴陽城，一面是高樓林立的煙火人間，一面是山清水秀的禪意天地。而弘福寺，正是這二者之間最融洽的鏈接。不需要刻意地說教，只仰望山巔之上的藍天白雲，任山間的微風拂面，聽殿內的梵音，賞湖水中的漣漪，就可以切身體會到：「城市需要喧囂，園林需要幽靜，生活需要奔波，放鬆心情需要靜謐」。

我感歎，忙碌了一輩子的人們，難得退休之後來到這裡遊覽觀光。當你駐足茂密的山林中，散步在濃郁的樹蔭下，靜聽餘音環繞的鐘鳴裡，忽然覺得，在與弘福寺的近距離接觸中，你才能在快節奏的忙碌裡，守住內心的安寧，找到心靈的期盼。有了此行與弘福寺的相遇，何止是心情的愉悅，更難得的是從中體會到人生的感悟……

詩意的秋天

姚宗亮

秋天是個充滿詩意的季節，它以自然景觀的壯美、濃郁厚重的魅力，令人心馳神往。當我走進富有詩情畫意的園林，頓覺神清氣爽，深深感受這個季節獨特的韻味和深邃的意境。

我鍾愛秋天，愛戀秋天迷人的色彩。那些金黃色的銀杏樹、紅彤彤的楓葉、碩果纍纍的果樹、清澈如鏡的湖水，還有溫暖而不炙熱的陽光，使我感受到大自然的豐饒和生命的希望。趁著國慶假期，我遊走於風景秀麗的四季河、環島公園、八里灣濕地公園等多處風景區，盡情觀賞美妙的秋日勝景。目之所及，大地換上了五彩斑斕的盛裝，在秋陽的輝映下，渲染成一幅幅絢麗多姿的丹青畫卷，公園顯得格外明朗、靜謐、傳神……給人一種無限的遐想，給人們帶來歲月的美好。

金黃是秋天的底色，那是成熟的色彩，也是一年中收穫碩果的象徵。漫步於四季河、環島公園，但見一片樹林中，銀杏林獨樹一幟。舉目望去，金黃色的銀杏葉呈現出靚麗的色彩，演繹著秋日獨有的浪漫與詩意。一株株銀杏樹上張掛著一串串果實，看上去珠圓玉潤，光澤鮮艷。這就是中醫俗稱的白果，食用可醫化痰、降壓、抗衰老等。銀杏看似不大，落在地上也很不顯眼，然而卻引起遊人頓足而蹲地撿起。這正是：「寒露秋染十月妍，玉樹可見一寸丹。歷盡風雨無怨悔，終將虬枝戴桂冠。」

走進八里灣濕地公園，一覽無餘的湖光水色盡收眼底。但見清澈的秋水宛如一面鏡子，寧靜而深邃，彷彿是一位思秋的詩人，沉靜地張望著秋的色彩。金色的荷葉漂浮在湖面上，儼然秋天的詩隨波蕩漾。岸邊瀾漫著落葉的清香，讓人心曠神怡。群鳥不時掠過湖面，留下悠揚悅耳的鳥鳴，讓凝重的深秋更顯祥和。觀賞湖水之餘，我饒有興致地賦詩一首：「一泓秀水揚玉波，幾葉輕舟伴鳥歌。殘荷風骨韻猶在，垂柳倒影水中落。」

離開碧水如練的湖畔，繼而徜徉於幽靜的公園叢林，沿途的風景更是情有獨鍾，讓人目不暇接。我舉起手機拍攝一個個瑰麗的精彩畫面。此時的楓樹林如火如荼，片片紅葉將浪漫的詩意帶給了大自然。楓葉宛如點燃的火焰，象徵著秋日的熱情和活力，流露出一種奔騰澎湃的美。楓葉如霞似綢，醉了紅塵，觸動了心情，久久地在心中燃燒著、沸騰著。唐代白居易詩云：「寒山十月旦，霜葉一時新。似燒非圍火，如花不待春。」杜牧詩言：「停車坐愛楓林晚，霜葉紅於二月花。」劉禹錫詩云：「山明水淨夜來霜，數樹深紅出淺黃。」一代偉人毛澤東感詠：「看萬山紅遍，層林盡染。」眾多讚美紅葉的詩句，流傳至今，膾炙人口。欣賞先賢歌詠楓葉的詩句，讓人陶醉不已。我突發靈感，賦詩一首：「丹楓似火耀蒼穹，楓林盡染別樣紅。不與百花鬥妍媚，只待一抹秋色濃。」

漫步於公園深處的花園，更是引人入勝。亭亭玉立的桂花樹，層層疊疊，繁花似錦，流光溢彩。桂花的顏色可謂五彩繽紛，橘黃的稱丹桂，淡黃的稱金桂，白色的稱銀桂。金桂深黃若金，銀桂潔白如玉，丹桂燈紅似火。每當金秋時節，桂花盛開，清香四溢，給秋天增添了一抹靚麗而浪漫的色彩。那些散發著淡淡清香的桂花，如同繁星點點，宛如顆顆金黃璀璨的寶石，裝點著秋天的醇美，綻放出俏麗誘人的魅力。觀賞桂花之餘，賦詩感懷：「不羨群芳爭麗艷，只留清香灑人間。莫道秋來無美景，滿園金桂意綿綿。」

遊覽於菊花園，彷彿走進了花的海洋。五顏六色的菊花，姹紫嫣紅，如詩如畫，美不勝收。菊花有紅色、黃色、白色、紫色、粉色、橙色等，那些嬌豔欲滴的花朵在陽光照耀下熠熠生輝，盡顯高潔之美姿。花朵隨風輕輕搖曳，散發出淡淡的清香。菊花以其絢麗奪目的色彩，為大地披上一套華麗的衣裳。為歌詠菊花之美，賦詩詠之：「瓊枝玉蕊扮靚裝，飲露凌霜傲骨香。金菊惹得遊人醉，直言秋色勝春光。」

「秋氣堪悲未必然，輕寒正是可人天。」「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勝春朝。」讓我們走進秋天，撷一抹秋色入懷，剪一縷秋光入卷，敞開寂寞的心扉，一路與秋同行。以秋天的詩意為題，盛讚秋天的美景，歌頌祖國的大好河山。此時愛秋的我，撰寫一首《秋日詠懷》，抒發對秋天的情懷：「金風裁剪攬秋光，碧水長天入畫廊。最是橙黃橘綠時，人間美景勝天堂。」

深耕者與歲月的私語

王波

人們總愛說「白駒過隙」，看著日曆悄然撕下的頁碼，便慨歎生命短暫。但沉心細想，生命從不單靠時鐘的滴答聲衡量。其真正的長度，藏於每一次用心的感受，每一段銘刻的記憶中。當我們主動為生命注入更多元、更豐盈的體驗，便是在親手拓寬它的維度，讓有限時光容納無限可能。

生命最動人的姿態，並非在重複中消磨，而是在新鮮的探索裡生長。若生活陷入「兩點一線」的循環，時間便成鈍刀，悄然磨去生命的稜角與活力。而敢於跳出舒適區、擁抱未知的人，總能在未涉足之地，為生命開闢新天。美食家蔡瀾的人生，便是一場隨味覺環遊的旅程。

東京新宿的深夜，他循甜香拐進窄巷，那家三十年鯛魚燒小店正冒熱氣。老闆將烤好的鯛魚燒遞上，外皮焦脆，咬下瞬間，滾燙紅豆沙裹著淡奶香在口中化開。老闆笑說「今日紅豆分外甜」，蔡瀾點頭，覺得這深夜的一口甜，格外慰藉心靈。

曼谷清晨，他擠進市集，冬陰功湯的酸辣味勾住腳步。攤主是位戴銀飾的阿婆，香茅、南姜、檸檬葉在鍋中翻滾，傾入鮮椰漿，投入活蝦。蔡瀾蹲在路邊，捧粗陶碗先喝湯，酸辣於舌尖炸開，繼而椰漿醇厚漫上，最後蝦鮮留於齒間。就著鄰攤阿姨遞來的芒果糯米飯，他頓悟何為「曼谷味道裡藏著的熱烈」。

摩洛哥馬拉喀什市集，他隨賣香料老人穿行，停於一間塔吉鍋小店。揭開燉了一下午的陶罐，羊肉混著藏紅花與肉桂的香氣撲面。羊肉酥爛，湯汁滲入古斯米。老人坐在對面，以阿拉伯語含笑言語。蔡瀾雖聽不懂，卻從對方眼中笑意與唇間美味，品味出覺原是跨越語言的橋樑，能將陌生善意直送心底。

幾十年來，他舌尖所嘗的新味，皆成生命獨特印記；與食相關的故事，俱為人生珍貴片段。這些鮮活體驗，不僅賦予生命活力，更讓有限歲月在多樣探索中得以延展。

蔡瀾以開放的感官擁抱世界廣度，而延伸生命的另一法門，在於如村上春樹般，對日常進行深度耕耘，遠離無效消耗。他自三十歲專職寫作起，便建立起一套簡樸規律的生活韻律。清晨微光中，他伏案四小時，與

茶香作伴好過冬

葉正尹

今年的冬天，似乎比往年分外清冷。北風在窗外不知疲倦地打著呼哨，把光禿禿的樹枝刮得左搖右晃。天色總是灰濛濛的，即便是在白天，屋裡也得早早亮起燈。那股子寒意，彷彿能穿透玻璃窗，絲絲地滲到人的骨子裡。一個人待在屋裡，手腳總是冰涼的，時間久了，竟覺得連屋子都空曠得有些寂寥了。

在這樣的午後，我總會自然而然地想起它來，那罐山茶花茶。取出那只用了多年的闊口陶杯，捏一撮茶葉進去。茶葉烏褐乾燥，蜷縮著，與窗外沉睡的萬物一同入了定。可當沸水沖入的剎那，「吡」地一聲，恰似一個沉睡的靈魂被喚醒了。一股白濛濛的水汽猛地升騰起來，撲在臉上，是暖的；一股清甜的香氣，就藏在這水汽裡，悄然散開。

那香氣，可真叫人安心。它不是那種濃艷撲鼻的花香，倒更像是一陣若有若無的、帶著甜味的風。這風宛若從某個遙遠的春日山谷吹來，穿過凜

文藝副刊



海韻